

中 華 文 史 新 刊

古文獻問學叢稿



王華寶著

本書重點探討《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晉書》、《水經注》等史學文獻和《全漢賦》、《文選》、《搜神記》等文學文獻在整理校勘、詞語考釋、標點使用等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對古文獻整理研究中涉及的校勘方法、原則等均有論述，并附闡釋章太炎、黃侃、徐復先生等學術大師的治學特色和學術成就的文章兩篇。是作者多年來從事古文獻整理與古漢語研究成果的選集，具有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特色。

中華書局

中 華 文 史 新 刊

古文獻問學叢稿

王華寶 著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古文獻問學叢稿/王華寶著.—北京:中華書局,2009.5
(中華文史新刊)

ISBN 978-7-101-06269-4

I. 古… II. 王… III. 古文獻學—研究—中國 IV. G256.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20777 號

書 名 古文獻問學叢稿

著 者 王華寶

叢書名 中華文史新刊

責任編輯 焦雅君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印刷廠

版 次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張 15¼ 插頁 2 字數 200 千字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06269-4

定 價 36.00 元

目 錄

序一.....	周勛初	1
序二.....	吳金華	1
前 言		1
《史記》新整理本芻議		1
《史記》點校本訛誤辨正		14
試論《史記》校勘的原則		21
點校本《史記》正文校議		32
點校本《史記》標點問題舉隅		73
《史記》三家注音切疑誤辨正		81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與《文選》校讀札記		83
《史記》校點補遺		86
《漢書·五行志》考論		89
《漢書》校讀拾遺		98
《後漢書》勘誤二則		100
南京圖書館藏《三國志》版本簡論		101
《三國志校詁》述評		107
《晉書》校點志疑		111
《水經注》新整理本之考察		113
三版《水經注》標點商兌		122
《水經注校證》校讀札記		127

中國的書院志及其學術價值	136
《全漢賦》疑誤辨正	157
賦體文獻與《歷代賦匯》	162
漢魏六朝語詞研究考論	168
《文選》李善注補正三則	175
《文選·王褒〈洞簫賦〉》札記	177
《搜神記》汪校補正	179
《搜神記》校正	189
《搜神記全譯》訛誤辨正	193
《搜神記》校點補遺	197
《搜神記》校勘札記	201
附錄一 章黃之學對國學研究的貢獻	204
附錄二 一代宗師徐復先生	212
後 記	225

序 一

周勛初

有專家指出，中國的學者主要集中在三大領域，一是高等院校，二是科學院系統，三是出版部門。這三大領域中的知識分子，因為職業的關係，治學上往往各有其特點。就以出版部門中人而言，其認真細緻的態度往往更見突出，而在古籍整理領域中工作的一些編輯人員，這一特點更為明顯。

清代的學術主流，俗稱樸學。樸學的主流為經學。而自乾嘉時起，治經必從小學始，已成學界共識。因此，樸學家強調讀書必先識字。漢字的形、音、義，都有許多講究，於是清儒又強調讀書不輕放過一字。古籍出版部門的編輯，每天都要接觸到古漢語中的文字問題，這樣也就自然地繼承了清儒治學的傳統，讀書不輕放過一字；遇到疑難之處，還要在字形、字音、字義等方面作出考辨。

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殘，古籍遭到肆意踐踏，古籍整理方面的人才接近枯竭。中國步入改革開放階段之後，國人痛於傳統文化的瀕臨中斷，主管人文科學的部門乃制訂計劃，在高等院校內增設古籍整理方面的專業，有計劃地培養人材，這對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揚起到了巨大作用。

王華寶博士就是在這一培養人材的大潮中湧現出來的一位年輕學者。他於上一世紀八十年代就讀於南京師範大學的古典文獻專業，畢業後就職於江蘇古籍出版社，其後他又師從母校趙生群教授攻讀博士學位，2006年又在改稱為鳳凰出版社的任職單位中取得編審職稱。由此可見，他是沿着規範的治學道路不斷攀登，且不斷取得成績的一代新人。

南京師範大學的古典文獻專業首由徐復教授、錢玄教授主持。徐復先生先後受教於章太炎、黃季剛先生，錢玄先生亦受業於季剛先生，正是所謂章黃學派的嫡系傳人。華寶親蒙熏沐，熟知清儒治學門徑，因此在他撰寫的許多文字中，不難發現清代樸學的流風餘韻。

但社會上總有一種偏見，以為古籍整理應是年老學者的事，皓首

才能窮經，年輕人能從事古籍整理方面的研究工作麼？實則這也不能一概而論，章黃學派中人不少就是年輕時就成名的。今從華寶的這一《古文獻問學叢稿》來看，可以認為他在這一領域中已經取得可觀的成績。

《叢稿》內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討論《史記》中的問題，第二部分討論史籍與《水經注》等典籍中的問題，第三部分討論的內容，如辭賦、《文選》、《搜神記》等，當今則歸之為文學。他對上述典籍的研究，關注之點偏於校讀、版本與詞語等方面，正屬小學的內容，這與目下盛行的所謂理論探討宏觀把握風氣迥然有異，實則此乃研究上述典籍的基礎工作，不能忽略不顧。須知閱讀古書而不知正確解讀文字，則每陷於六經注我，理論雖然高超，實則去古人原意益遠。

今即從《史記》、《水經注》、《搜神記》三種典籍的有關文字中各舉一例以明之。

華寶於《史記》用力甚深，他的博士論文就是以《史記》為題而撰就的，但後人要想在《史記》的整理問題上提出任何一點意見，也不容易，因為古今治《史記》者代不乏人，有關著作汗牛充棟。中華書局出版的《史記》點校本，迭經顧頡剛、宋雲彬、賀次君等名家之手，因此一直被學界視為典範之作，後人要想對此進一步探討，必須正本清源，從鈔本、刻本、點校本與自清儒延傳至今的各種資料與著作中發現問題，理出頭緒，然後作深入一步的糾謬與闡發。華寶正在協助業師從事《史記》點校本的修訂工作，因此可從全書開端的《〈史記〉新整理本芻議》一文抉發的問題中，覘測其功力。文中對點校本的底本、文字、版本、校勘、內容、體例等六個方面作了全面的探討，即以底本文字中的正訛而言，就有“訛文”、“衍文”、“脫文”、“倒文”、“徑移”等五例，且各舉佳例以明之。又如他在《點校本〈史記〉正文校議》中舉“刪改可商者”：《十二諸侯年表》：“齊平公驚元年：景公（子）[孫]也。齊自是稱田氏。”（680/4行2列）華寶加按語曰：“點校本改‘子’為‘孫’，是依據《志疑》之說，確指平公驚為景公之孫。然‘子’有‘子孫’義，不確指。此敘血脈關係，可以理解為‘平公驚為景公的後代子孫。’於原文訓釋可通，不煩改字。”這種校勘，有關古代詞語的深入理解，需要具備訓詁方面的很高學識。梁玉繩為清代史學大家，《史記志疑》為治此學的一部名著，華寶能對這樣的權威著作提出不同意見，足徵其學識已臻很高境地。今按：《荀子·正論》“聖王之子也”，楊倞注：“子，子孫也。”《廣

韻·止韻》釋“子”亦曰“子息”，足徵此說可信。

再以《水經注》而言，治酈學者亦代不乏人，華寶在《〈水經注〉新整理本之考察》中列舉自汪辟疆先生以來的諸家著述，且舉王國維、楊守敬、熊會貞、王先謙、陳橋驛等幾種有代表性的著作加以評述，說明他對前人研究《水經注》的成果曾下很大的功夫加以總結，故能深知各家之得失。當代的《水經注》整理自當以陳橋驛先生的點校本為後出的集成之作，然而由於原書內容複雜難治，此一新著亦難稱完善。華寶舉陳書 273 頁“昔慕容雋有駿馬，赭白有奇相，逸力至雋，光壽元年，齒四十九矣，而駿逸不虧”一段為例，細加辨析。按“雋”即“雋”，華寶據《晉書·慕容雋載記》為說，可知此乃慕容雋光壽元年之事，“赭白”與“駿馬”為同位語，“奇相”與“逸力”為駢詞，故此文標點應正之曰：“昔慕容廆有駿馬赭白，有奇相逸力，至雋光壽元年，齒四十九矣，而駿逸不虧。”類似錯誤，華寶起而糾正者頗多，此亦有益於治酈學者匪淺。

干寶《搜神記》，為治魏晉志怪小說者必讀之書，研究宗教學者亦莫不關注。治此書者向以汪紹楹的整理本為善，然汪注實亦問題多有。如此書卷六“秦孝公二十一年”條內引京房《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法苑珠林》卷八七《搜神異記》則作“方伯分滅”，汪氏以為當據此改正，後出的各種《搜神記》注本或今譯本，均從汪說。華寶則以為“分威”文字無誤，且據《漢書·五行志》以明之。班固此《志》雖參劉歆之說纂成，然劉歆所據《洪範》九疇中之五行機制與京房之八宮卦系統相通，故《漢志》大量引用京氏之說，干寶又係京房《易》的傳人，故書中亦大量引用京氏之說。《漢書》中還多次運用“分威”一詞，表示臣下蒙蔽君主，《搜神記》中的問題實由“威”、“威”形訛所致。今按：《韓非子·八經》中《因情》曰：“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參言》曰：“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主威》曰：“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很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此說影響秦漢學人至巨。由此可知，汪氏校勘確有不當之處，此書實有進一步加工的必要。

以上略舉《史記》、《水經注》、《搜神記》三書為例，說明華寶能在學界公認的點校名著中發現問題，糾正權威學者的錯誤，誠非易事。而這又可印證我在前面提出的預告，清儒提倡讀書不輕放過一字，這種可貴精神，在《叢稿》中有充分的體現，說明華寶確是繼承了清代文獻

學家的優良傳統，這一新著可稱學術品質很高的一部新著。

華寶在日常的編務工作中也作出了不少成績，如為《歷代賦匯》重編作者與篇名索引，發現原書作者、篇名問題嚴重，故所作索引撰一百餘條按語加以糾正。內如周渭，原書誤以為唐、宋間同名者有三人，華寶細加辨析，證明全書所收三賦，實為唐人周渭一人之作。這種工作，對讀者最為有益。

我於上一世紀八十年代曾為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開設《近代學者治學方法》一課，講授王國維與陳寅恪等先生的治學方法，其時華寶尚在南京師範大學本科學習，然每次都來旁聽，風雨無阻。以後我編《周勛初文集》時，華寶即任責任編輯；前後出版的《魏晉南北朝文學論叢》和學生余曆雄的聽課筆記《師門問學錄》，也都由他任責編，計算起來，前後歷時已有一二十年之久。由於業務上聯繫不斷，來往頗多，我目睹了他成長的整個過程，深知其成功之不易，故樂於為文以紹介之。

序 二

吳金華

當來自南京的 E-mail 中出現王華寶編審《古文獻問學叢稿》的時候，我頓時想起了馬克·吐溫的一段話：“人的思維是了不起的，只要專注於某一項事業，那就一定會做出連自己都感到吃驚的成績來。”揣想華寶一定也會認同馬克·吐溫的說法。

就我所知，華寶多年獻身於古籍出版事業，他不但在本職工作上勤勤懇懇，多所奉獻，而且在業餘的學術研究中也精進不已，取得了可觀的成績。謂予不信，這部《叢稿》就是一個見證。

《叢稿》作為文獻學與漢語史學術論文的選編，匯集了有關《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水經注》、《文選》、《搜神記》等文獻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真可謂洋洋大觀。承華寶盛情，他在《叢稿》的編輯過程中讓我先睹為快，並要我談談自己的印象；我想，早年我們曾經在一起讀點《詩》、《書》，說些《論》、《孟》，翫翫《周易》，談談《老》、《莊》，翻翻三《禮》、三《傳》，那時幾乎是天天見面，可是曾幾何時，人各一方，儘管我與華寶的研究興趣都投向了漢魏六朝文獻，但共同切磋的機會實在難找了；如今，既然華寶邀我作序，那麼，就此談談自己的觀感，以當連夕之談，也算略釋了久闊之憾。

一、流覽《叢稿》，我的總體感覺是：作者既重視古文獻、古漢語的本體研究，又重視古文獻、古漢語研究的理論建設，因而在論述問題時，不是凌空漫談，而是腳踏實地，故所論值得重視。

拿中華書局 1959 年出版的校點本《史記》來說，這部在海內外流行了半個世紀的權威性版本，在總體上勝過舊本是人所共知的；然而，校點本究竟存在着什麼樣的時代局限？今後對這個版本加以修訂應當注意哪些問題？要回答這類問題，那就只有對《史記》校點本做過深入考查的專家學者如華寶等等，才能言之有物，言之可信。最近十多年來，華寶針對《史記》校點本存在的問題，撰成了六十萬字的《〈史記〉整理研究長編》，並在此基礎上發表了十來篇學術論文，這些論文不是無關痛癢的高談闊論，而是實事求是的平實之言。這個特點，也凸顯

於被編入《叢稿》的一部分論文之中。例如，在古籍整理的理論與方法方面，作者基於對《史記》等文獻整理研究的實踐，在《試論〈史記〉校勘的原則》一文中不僅提出“編纂體例與史書校勘有所區別的問題”，還列舉了“史料辨別與底本是非的處理原則”等八條，諸如此類，都是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者特別是未來的《史記》校點本修訂工作所必須關注的基本問題。

又如《漢書》在諸史中歷來號稱難讀，而《五行志》作為集中反映古代天人合一思想觀念的文獻，它的語言研究價值一向為人們所忽略。打開《叢稿》中的《〈漢書·五行志〉考論》，我們在讀完充滿實證的全文之後，不能不相信這樣的結論：

就文化背景而言，《五行志》的出現，可以說是必然的，它是對先秦兩漢陰陽五行災異學說的一次總結。陰陽五行學說在古代的不同歷史時期乃至今天，對中國的政治、思想、科技、文化等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不能不引起我們特別的注意。史書“五行志”一目，特別是《漢書·五行志》，其豐富的文獻價值應該得到充分的肯定和發掘。

不難看出，這個結論所揭示的，是文化史、文獻史、語言學、詞典學等研究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問題。

二、細讀《叢稿》，我覺得作者在校理古籍和考釋古語方面，既繼承了傳統文獻學家、語言學家的理念和方法，又體現了現代闡釋學的某些特點。

傳統的考釋學，特別講究本證與旁證的互相支撐；現代的闡釋學，特別強調整體和局部的雙嚮循環，具體地說，就是當我們研究某一個問題時，必須把這個問題置於從局部到整體、又從整體到局部的反復考察之中。最近幾十年來，我曾看到一些以“校”或“校證”為名的新書，往往名不副實；因為這類新書中既有大量的失“校”現象，而所“校”之處又不向讀者提供必要的證據；更離奇的是，校書者甚至讀不懂所校之書，致使書中所加的標點符號錯誤百出。《叢稿》不是這樣。限於篇幅，下面從《〈漢書〉校讀拾遺》中摘錄一例：

校點本《漢書·儒林傳》：“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元、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托之孟氏，不相與同。”（3601頁）按：此將田何與楊叔元、丁將軍並列，似有不當。上文云：“漢興，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3597頁）考之於史，

丁將軍即丁寬，為田何弟子；楊叔元為王同的弟子，係田何的再傳弟子，二人均不應與田何並列。核之文義，此處是先總說“諸《易》家說皆祖田何”，以田何學說為宗，後分說楊、丁二家同出一門，故“大誼略同”，而京房與楊、丁稍異。因此，“田何”下之頓號當改為逗號。

上文所校正的，儘管只是《儒林傳》中一個小小的頓號，但作者既有“上文”作為本證，又有“考之於史”的內容作為旁證；“上文”來自《漢書》的局部，而“考之於史”的內容則來自歷代文獻這個整體，這個整體包括《史記·儒林列傳》、《後漢書·儒林列傳》、《隋書·經籍志》、陸德明《經典釋文·序》等一系列文獻。毫無疑問，要發現這類標點問題並予以解決，既須具備微觀的分析能力，更有賴於宏觀的整體通識。凡是富有實戰經驗的古籍整理工作者都十分清楚，在疑難的句讀背後，往往隱藏着許多複雜而誘人的課題，上文所謂“頓號當改為逗號”的問題就是這樣，它表面上是一個標點糾紛，骨子裏卻關係到文化史特別是《易》學史的解讀。

三、就古籍校勘的實踐而言，《叢稿》展示了文獻學專家發現問題的敏感和攻堅突固的功力，創獲之豐，以《史記》校議諸文為最。從《叢稿》中收錄的《史記》論文可以看出，作者的貢獻至少可概括為三個方面：（一）作者用局本跟點校本（第2版）仔細對校，發現了許多有待研究的異文；我們如果由此推進，便可以發現兩版均誤之文。對於《史記》點校本的修訂工作來說，這是一項基礎工程。（二）在文字形式及排版格式上，指出點校本中不合規範或不甚合宜的現象。（三）對點校本的疏失多所指正。例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師古曰”下面的“集解”二字當為衍文，《河渠書》“北渡汙兮浚流難”的“汙”應作“逗”，《五宗世家索隱》的《說解字林》應當讀為《說解》、《字林》，凡此種種，均發人所未發。尤其引人矚目的是，作者縱筆之時，每每穿雲裂石，益人神智。這樣的例子當然不限於《史記》的校讀，諸如《搜神記》“分威”的校議之類，無不宛如庖丁解牛，老吏斷獄，令人拊掌稱快。

四、作為一部有現代意義的學術著作，作者着眼於梳理古籍中的疑難之處，可圈可點之處指不勝屈；不過，任何一部高水準的學術著作，在責備求全的讀者眼中都不可能毫無疑義，因此，我覺得《叢稿》中的個別結論，可能還有進一步討論的餘地。請看《漢魏六朝語詞研究考論》中一則：

校點本《宋書》卷三二《五行志三》載晉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事云：

“丙申，螽斯、則百堂及客館、驃騎庫皆災。”(936 頁)按：《詩經·周南·螽斯序》：“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眾多也。”則百，語出《詩經·大雅·思齊》；“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毛傳：“大姒十子，眾妾則宜百子也。”後世因以“螽斯”、“則百”為多子之典實。本處是並用二典作堂名，不必斷開。最明顯的例證如，《晉書·劉聰載記》記劉聰名其所居為“螽斯則百堂”，寓含多子昌盛義。他如《後漢書·皇后紀下·順烈梁皇后》：“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可以參證。

上文既上溯《詩經》以求“螽斯則百堂”得名之由，又以歷時性資料《後漢書》、《晉書》為旁證，鎖定《宋書》標點之誤，有理有據，其說甚辯；但我還是覺得《宋書》的斷句未必有誤，倒是校點本《晉書》卷二七《五行志上》作“螽斯則百堂”而不點斷卻值得懷疑。懷疑的理由如次：首先，《宋書》卷二九《符瑞志下》有云：“元嘉十四年二月，宮內螽斯堂前梨樹連理，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以聞。”其中“螽斯堂”是獨立的堂名，這是《宋書·五行志》的共時性資料。其次，《藝文類聚》卷六三《居處部·堂》引《晉宮閣名》曰：“洛陽宮有則百堂、螽斯堂、休徵堂、延祿堂、承慶堂、仁壽堂、綏福堂、含芳堂、樂昌堂、椒華堂、芳音堂、永光堂。”其中“則百堂”在前，“螽斯堂”在後，顯然是兩個堂名，這也是《宋書·五行志》“晉太元十三年”的共時性資料；再次，影宋本《太平御覽》卷八八三《神鬼部·鬼》引《前趙錄》曰：“麟嘉三年，螽斯、則百堂災，自此鬼哭二宮，夜夜不絕。”《御覽》原無標點，我之所以在“螽斯”下面用頓號，是因為下文有“二宮”兩字的提示；總之，“螽斯則百堂”五字到底是一個殿堂的名稱，還是兩個殿堂的名稱，根據現有的資料看，我暫時傾向於後者。不知華寶以為如何？

以上四點感想，特別是第四點，是不是對頭，我不敢說。若有不當，敬請讀者批評，也請華寶不吝指正。我與華寶相識，屈指已有二十多年了。當初他在南京師範大學古文獻專業學習時，就為徐復（鳴謙）、錢玄（小雲）先生等著名文獻學家、語言學家所獎拔。後來他以優異的成績被推薦到江蘇古籍出版社工作，跟學術界的接觸日益廣泛，學術理念與研究能力也與時俱進，在同輩中實為先鋒，在同行中堪稱翹楚。最為難得的是，華寶為人厚道，為學誠實，頗有鳴謙、小雲諸先師的流風餘韻；其《叢稿》以《一代宗師徐復先生》作結，正折射出他的人格追求和治學蘄向。由此，我又想起了鳴謙先生在拙著《古文獻研

究叢稿》序言中的呼籲：“不失舊學之精義，勇於前途之開拓。”謹錄箴言，願與華寶共勉。

2008 年 12 月於復旦大學
時年六十有六

